



法国当代文学
丛书

吉娜·嫉妒

〔法〕罗伯-格里耶著 南山译



法国当代文学
丛书

吉娜·嫉妒

〔法〕罗伯-格里耶著 南山译

Alain Robbe-Grillet
DJINN et JALOUSIE

Edition française 1987, Minuit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Minuit 出版公司授权

Cet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bénéficie du soutien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t du
Service culturel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本书出版列入法国资助出版计划,并得到法国外交部
以及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大力协助

图字:09—1997—033 号

吉娜·嫉妒
〔法〕罗伯-格里耶 著
南 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36,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7-5327-2064-0/I·1214

定价:10.80 元

目 次

吉 娜	(1)
嫉 妒.....	(101)
译后记.....	(209)

吉 娜

错开的路面当中的 一个红色空洞

序 言

不存在任何东西——我指任何确切的证明——能让任何人将西蒙·勒戈尔的故事纳入纯浪漫小说之列。相反，人们可以断定这部变化无常、时有空白或者说有疏漏的作品以其纷繁而又不可缺少的素材在重新剪裁一个现实（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剪裁的方式极其执拗，令人迷乱。另外，倘若这个故事的其它组成部分断然背离了这个现实，那就会使人疑窦丛生，因而不可避免地从中看出叙述者的偏执的意愿——就像有一种神秘的动机主宰了他的种种变化和创作。

毫无疑问，我们没有察觉这种动机，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察觉。如果我们发现了它，那么整个事情也许会顿时变得明了……不管怎样，可以这样料想。对于作者本人，我们所知甚少。他的真实身份已是个谜。没有人认识他任何一位近亲远戚。他失踪后，人们在他的住所里发现了一张法国护照，上面写着鲍里斯·柯尔希芒，电气工程师，生于基辅。但警察局有关部门断定这张护照很明显是假的，可能是在国外伪造的。然而，所有的证人都说，护照照片上的人显然是这个小伙子。

至于护照上标明的姓氏,听上去根本不像乌克兰人。此外,他在帕西路美国人开的学校^①——几个月来,他在这所学校教授现代法国语言文学——注册用的是另一个名字,拼法也不同,叫“罗宾·克斯莫斯,又名西蒙·勒戈尔”,因此,他这下更像匈牙利人或芬兰人,甚至可能是希腊人,不过,这最后一个假设仅凭这个身材颀长的年轻人的金黄色头发和浅绿色眼睛就可推翻。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他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大部分是姑娘)只称呼他“扬”,而他们寄给他一些简短的工作函件时,只在信封上写“让”,这些人当中没人能说出个究竟来。

我们手头的这部 99 页双行距打字文本醒目地搁在他的工作台上(在阿姆斯特丹路 21 号他租下的一间带家具的简朴的房间里),边上是一台旧打字机,据专家们说,他确实是用这架打字机打的字。然而,这项打字工作在几星期前甚至几个月前就开始了,工作台上紧靠在一起的打字机和纸张可能是经过布置的,是这个圆滑的家伙出于搞乱自己行迹的考虑伪造现场的结果。

读着他的故事,我们首先会感到在阅读一本用于法语教学的课本,这类书想必有数以百计。我们语言中循序渐进的语法难题在书中八个越来越长的章节里——同美国大学一学期中八个星期大致相应——充分体现了出来。所有的动词按传统的四种变位程序插入其中,其次,还清楚地指出了带始动词的缀动词和不带始动词的缀动词之间的对比。所有的时态

^① 巴黎法一美学校,巴黎帕西路 56 号。——原注

和语式也都严格地按直陈式现在时到未完成虚拟式、先将来时和条件式的顺序完美地作了归类。同样也对关系代词的用法作了归类,其中复杂的时态、语式的归类出现在后面。按照习惯,自反代动词和惯用语动词大都保留在结尾部分。

然而,这些页面中的轶事与人们通常在同类作品中碰到的那些故意编织的、无关痛痒的内容相去甚远。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规则相比,这里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可能性几乎永远显得太小。此外,也不难看出在这个所谓的教学目的中,有一个简单的借口。在这个借口的背后,一定还隐藏着另外一件事。但那是什么呢?

下面便是这个文本的内容。

第 一 章

我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6点30分。天几乎黑了。库房没有关，我推门进去，门没有装锁。

库房里寂然无声。侧耳细听可捕捉到从相当近的地方传来的清晰而有规律的微响：某个没有拧紧的龙头的滴水声，水滴在一只桶里，或一只脸盆里，或就滴在地上的一个小水坑里。

我借着从积满污垢的大玻璃窗的破碎处透进的微光，依稀辨出四周堆得乱七八糟、显然已弃之不用的东西：报废的旧机器、金属框架及各种废铁，灰尘和铁锈给这些物件蒙上了一层均匀、晦暗的淡黑色。

当我的眼睛有点适应了这片昏暗时，终于发现了正对面有个人。他一动不动地站着，两手插在雨衣的口袋里，他注视着我，一声不吭，对我的到来没有任何反应，这人戴着一副墨镜，一个念头在我脑际闪过：莫非他是个盲人……

他又高又瘦，整个模样看上去很年轻，他的一只肩膀潇洒地靠着一堆形状不同、大小不等的货物箱。几乎看不到他的

脸——那副眼镜横在雨衣翻起的领子和低压在额头上的帽檐当中。他的整个模样不能不使人想到某部 30 年代老侦探片。

现在我也一动不动地站着，离这个宛如一尊铜像的人约有五、六步远。我用清晰的发音（虽然声音很低）同他打招呼：“是让先生吧？我叫鲍里斯。我是看到那则启事才来的。”

继而，有规律的滴水声在寂静中重又响起。难道这个盲人同时也是聋哑人？

过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了回答：“别叫我让，应该叫吉娜。我是个美国女人。”

我好不容易掩饰住了我的惊讶。这确实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呀：悦耳动听，热情洋溢，那低沉的回声使她平添一种富有女性魅力的亲热感。不过她没有纠正称她为“先生”，她似乎接受了这一称呼。

一丝微笑掠过她的嘴唇。她问道：“在一个姑娘的命令下工作你会感到不快吗？”

她的话里带着挑战的意味。但我立即决定跟她玩这场游戏：“不，先生，正相反。”不管怎么说，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吉娜看上去并不急于进一步往下说。她全神贯注地打量着我，没有一点欢悦的表情。大概她对我的能力难以作出满意的判断。我惴惴不安地等待她经过审察作出的评判：“你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小伙子，”她说，“但你长得太高了，不像法国人。”

我真想笑出来。这个年轻的外国女人在法国的时间并不长，我猜想，她是带着一些成见来的。“我是法国人。”我辩解道。“问题不在这儿。”沉默了一会儿后，她斩钉截铁地说。

她说法语略带地方口音，音调很迷人。她那如歌般的声音及男子般的外表使我想起女演员简·弗兰克。我喜欢简·弗兰克。我要把她演的所有的电影都看个遍。哎！可惜正像吉娜“先生”说的那样，问题不在这儿。

我们就这样伫立着，又相互审度了几分钟。然而夜色越来越浓。我为了掩饰自己的窘迫，便问：“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吉娜好像第一次显出了轻松的样子，她露出了简的那种甜甜的微笑：“您必须悄悄地混进人群里。”

我真想立刻回报她的微笑，再对她的人及外表恭维一番，但我不敢，因为她是头儿。我恬然地为自己辩护：“我不是巨人。”事实上，我才一米八十，而她本人也不矮呀。

她吩咐我走近她。我朝她走了五步。离她更近了，我发现她的脸色苍白得出奇，像蜡做的一样毫无表情。再靠近她我真有些害怕。我凝视着她的嘴……

“再近一点，”她说。这一回，我看清了：她说话时嘴唇没动。我又朝她走近一步，将手按在她的胸脯上。

这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男人。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时装店橱窗里的塑料人体模型。我刚才的判断失误是由于黑暗的缘故。简·弗兰克般的甜美微笑纯粹是我想象的产物。

“再摸摸吧，如果您觉得快乐的话。”吉娜先生用含讥带讽而又迷人的声音说，她这么一说点出了我可笑的处境。这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想必这声音不是出自人体模型本身，而是来自一只在边上的扬声器。

所以说，我已被某个看不见的人监视了。真是太令人不

快了。我觉得自己笨拙不堪，受到威胁，并已铸成大错。那个和我说话的姑娘此刻正坐在好几公里以外的地方，从电视屏幕上注视我呢，就像在看一只掉进陷阱的昆虫。我敢肯定她正在嘲笑我。

“在主通道的尽头，”那声音说，“有一座楼梯。您走到三楼。楼梯到此为止。”离开这具没有生命的人体模型真是令人庆幸，我如释重负地执行着这些指令。

到了二楼，只见楼梯已到尽头。看来这是一幢美国式二层建筑。这一发现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吉娜不住在法国。

现在我置身于一个宽阔的顶楼内，它和底楼完全一样：肮脏的玻璃窗，堆放着各种物品之间的通道的分布都一样。只是光线稍亮一些。

我四下张望，试图在这个纸箱、木头、废铁狼藉的地方找到一个活人。

突然，刚才令人不安的一幕在我眼前重现，仿佛是镜子里反射出来的一样：我正面五、六步远的地方，伫立着那个同样一动不动的人，穿着竖起领子的雨衣，戴一副墨镜，压低的帽檐遮住了额头，这是第二个人体模型，是同第一个人体模型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其姿势也一模一样。

这时，我果断地走上前去，朝前伸出手臂……幸好我的动作及时地停止了；那东西微微一笑，这微笑千真万确，如果我没有疯的话。这个假的蜡制人体模型是个真正的女人。

她从口袋里抽出左手，慢慢地抬起手臂挡开我的手——我惊讶得连手都忘了放下。

“你别碰，”她说，“这不好！”同样的声音：同样的富于女性魅力，带波士顿口音，只是从现在开始她极不得体地对我以“您”称呼。

“对不起，”我说，“我真是一个傻瓜。”她马上恢复了那种严肃而又不容置辩的口气：“为了规矩起见，”她说，“你必须始终以‘您’来称呼我。”

“O.K.”我依然显出心情愉快的样子说。而实际上，这出戏已开始让我不快。显然，这场戏是吉娜特意导演的，因为她沉思了片刻又补充道：“别说 O.K.，这太庸俗，尤其是用法语发音。”

我急于结束这次令人不快的会面：受到如此的接待，我万念俱灭。但与此同时，这个傲慢的年轻姑娘对我产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诱惑力。“谢谢您的法语课。”我说。

她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于是便说：“你离开我们是是不可能的。太晚了，出口有人看守。我把罗拉介绍给你，她身上带着武器。”

我朝楼梯转过身去。又是一个姑娘，她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墨镜和礼帽，站在楼梯的最高一级，双手插在雨衣的口袋里。

她右手手臂的姿势和变形的口袋带有某种威胁的意味：这个年轻女子的手枪对准了我，这是支大口径手枪，藏在雨衣的口袋里……或许她是在故弄玄虚。

“喂，罗拉，您好吗？”我用最恰到好处口吻问候。“您好吗？”她重复道，像是回声，带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口音。她在这个组织里是个无名之辈，因为她以“您”来称呼我。

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荒谬的想法：罗拉就是底层的那个没有生命的人体模型，她跟着我上了楼梯，此刻重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事实上，如今有些姑娘已不像从前，她们像小伙子一样充当盗匪的角色。她们组成流飞集团，持械抢劫，还练习唐拳^①。她们对没有防卫的青少年使用暴力。她们身穿男式长裤……生活再也没有保障了。

大概吉娜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此刻她开始作更长的讲话了：“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们的方式。我们非得这样干不可：防范可能的敌人，考察新朋友的忠实程度；简而言之，始终保持最大的谨慎，就像你刚看到的一样。”

稍停了一会儿，她继续说：“我们的行动必须是秘密的。对我们来说，这个行动还有很大的风险。你将帮助我们。我们将给你确切的指示。不过我们不打算（至少在一开始）向你透露你的使命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以及我们行动的总目标。这是为了谨慎起见，也是出于对效率的考虑。”

我问她要是我拒绝不干会有什么后果。事实上，她根本就没有给我什么选择的余地：“需要钱的是你，付钱的是我们。所以你得接受任务，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提出问题或妄加评论都是徒劳。你按我们要求的去做就完了。”

我热爱自由。我喜欢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喜欢对我所干的事有所理解……可我还是同意了这桩奇怪的交易。

使我答应的原因并非是出于这支想象中的手枪的恐惧，

^① 一种日本的拳术。

也不是急等钱用……当一个人还年轻时，维持生计的办法多着呢。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出于好奇心？想充好汉？还是出于更阴暗的动机？

不管怎么说，如果我是自由的，我就有权干我想干的事，哪怕是违背我理智的事。

“你在暗地里思考某样事情。”吉娜说。

“是的。”我说。

“什么事情？”

“和这项工作无关的事。”

于是吉娜摘下墨镜，让我欣赏她那漂亮的淡颜色眼睛。然后和我聊了起来，她终于露出了一开始我就盼望出现的那种迷人的微笑。她停止对我用表示等级称呼的“你”，而用温柔热情的嗓音轻轻地说：“现在，您说说您在想什么。”

“两性的角逐，”我说，“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